佛說柰女耆婆經

後漢安世高譯　尺十

佛在世時維耶離國王苑中自然生一柰樹枝葉繁茂實又加大既有光色香美非凡王實愛此柰自非宮中尊貴美人不得噉此柰尺十果其國中有梵志居士財富無數一國無雙又聰明博達才智超羣王重愛之用爲大臣王請梵志飯食畢以一柰賞與之梵志見柰香美非凡乃問王曰此柰樹下寧有小栽可得乞不王曰大多小栽吾恐妨其大樹輒除去之卿若欲得今當相與即以一柰栽與梵志得歸種之朝夕灌漑日日長大枝條茂好三年生實光彩大小如王家柰梵志大喜自念我家資財無數不減於王唯無此柰以爲不如今已得之爲無減王即取食之而大苦澀了不可食梵志更大愁惱乃退思惟當是土無肥潤故耳乃捉取百牛之乳以飲一牛復取一牛乳煎爲醍醐以灌柰根日日灌之到至明年實乃甘美如王家柰而樹邊忽復生一瘤節大如手拳日日增長梵志心念忽有此瘤節恐妨其實適欲斫去復恐傷樹連日思惟遲迴未決而節中忽生一枝正指上向洪直調好高出樹頭去地七丈其杪乃分作諸枝周圍傍出形如偃蓋華葉茂好勝於本樹梵志怪之不知枝上當何所有乃作棧閣登而視之見枝上偃蓋之中乃有池水既清且香又有衆華彩色鮮明披視華下有一女兒在池水中梵志抱取歸長養之名曰柰女至年十五顏色端正天下無雙宣聞遠國有七國王同時俱來詣梵志所求娉柰女以爲夫人梵志大恐怖不知當以與誰乃於園中架一高樓以柰女著上出謂諸王曰此女非我所生自出於柰樹之上亦不知是天龍鬼神女耶鬼魅之物今七王俱來求之我設與一王六王尚怒不敢愛惜也女今在園中樓上諸王便自共議有應得者便自取去非我所制也於是七王口共諍之紛紜未決至其夕夜萍沙王從伏實中入登樓就之共宿明晨當去柰女白曰大王幸枉威尊接近於我今復相捨而去若其有子則是王種當何所付王曰若是男兒當以還我若是女兒便以與汝王即脫手金鐶之印以付柰女以是爲信便出語羣臣曰我已得柰女與共一宿亦無奇異故如凡人故不取耳萍沙軍中皆稱萬歲曰我王已得柰女六王聞之便各還去柰女後生得男兒兒生之時手中抱持針藥囊出梵志曰此國王之子而執持醫器必是醫王名曰耆婆至年八歲聰明高才學問書疏越殊倫匹與比隣小兒遊戲心常輕諸小兒以不如已諸小兒共罵之曰無父之子婬女所生何敢輕我耆婆愕然默而不答便歸問母曰我視子曹皆不如我而反罵我言無父之子我父今者爲在何許母曰汝父者正萍沙王是也耆婆曰萍沙王乃在羅閱祇國去此五百里何緣生我若如母言何以爲證母即出印鐶示之曰此則汝父鐶也耆婆省之見有萍沙王印文便奉持此鐶往到羅閱祇國徑入宮門門無訶者即到王前爲王作禮長跪白王言我是王子柰女所生今年八歲始知是大王種類故持指鐶印信遠來

歸家王見印文憶昔日之誓知是其子悵然憐之以爲太子涉歷二年後阿闍世王生耆婆因白王曰我初生時手持針藥囊是應當爲醫也王雖以我爲太子非我所樂王今自有嫡子生矣應襲尊嗣我願得行學醫術王即聽之王曰汝不爲太子者不得空食王祿應學醫道王即命勑國中諸上手醫盡術教之而耆婆但行嬉戲未曾受學諸師責謂之曰醫術鄙陋誠非太子至尊所宜當學然大王之命不可違廢受勑以來積有日月而太子初不受半言之方王若問我我當何對耆婆曰我生而有醫證在手故白大王捐棄榮豪求學醫術豈復懈怠須師督促直以諸師之道無足學者故耳便取本草藥方針脉諸經具難問師師窮無以答皆下爲耆婆作禮長跪叉手曰今日密知太子神聖實非我等所及也向所問諸事皆是我師歷世疑義所不能通願太子具悉說之開解我等生年之結耆婆便爲解說其義諸醫歡喜皆悉更起頭面作禮承受其法於是耆婆便行治病所治輒愈國內知名後欲入宮於宮門前逢一小兒擔樵耆婆望視悉見此兒五臟腸胃纏悉分明耆婆心念本草經說有藥王樹從外照內見人腹臟此兒樵中得無有藥王耶即往問兒賣樵幾錢兒曰十錢便雇兒十錢兒下樵置地則更闇冥不復見其腹中耆婆心更思惟不知束中何者爲是藥王便解兩束一一取之以著兒腹上無所照見輒復更取如是盡兩束樵最後有一小枝裁長尺餘試取以照即復具見腹內耆婆大喜知此小枝定是藥王悉還兒樵兒即已得錢樵又如故歡喜而去爾時國中有迦羅越家女年十五臨當嫁日忽頭痛而死耆婆聞之往至其家問女父此女常有何病乃至致死父曰女小有頭痛疾日月增甚今朝發作尤甚於常以致絕命耆婆便進以藥王照視頭中見有刺蟲大小相生乃數百頭鑽食其腦腦盡故死便以金刀剖破其頭悉出諸蟲封著甕中以三種神膏塗瘡一種者補蟲所食骨間之傷一種生腦一種治外刀瘡告女父曰好今安靜慎莫使驚七日當愈平復如故到其日我當復來耆婆適去女母便啼哭曰我子爲再死也豈有剖破頭醫腦當復活者父何忍命他人取子那爾父止之曰耆婆生而把持針藥棄國尊位行作醫師但爲一切人命故耳此乃天之醫王豈當妄耶囑語汝言慎莫使驚而汝今反啼哭以驚動之將令此兒不復得生耶母聞父言止不復哭共養護之寂靜七日七日晨明女便吹氣而寤如從卧覺曰我今者了不復頭痛身體皆安誰護我者使得如是父曰汝前已死醫王耆婆故來護汝破頭出蟲以得更生便開甕出蟲示之女見便大驚怖深自僥倖曰耆婆神乃如是我以何報其恩父曰耆婆與我期言今日當來於是須臾耆婆便來女大歡喜出門奉迎頭面作禮長跪叉手曰願爲耆婆作婢終身供養以報更生之恩耆婆曰我爲醫師周行治病居無常處何用婢爲汝必欲報恩者與我五百兩金我亦不用此金所以求者凡人學道法當謝師師雖無以教我我現曾爲弟子今

得汝金當以與之女便奉五百兩金以上耆婆耆婆便受以與師因白王暫歸省母到維耶離國國中復有迦羅越家男兒好學武事作一木馬高七尺餘日日習學騙上初學適得上馬久久益習忽過去失踞躃地而死耆婆聞之便往以藥王照視腹中見其肝反戾向後氣結不通故死復以金刀破腹手探料理還肝向前畢以三種神膏塗之其一種補手所攫持之處一種通利氣息一種主合刀瘡畢囑語其父曰慎莫令驚三日當愈父承敎勑寂靜養視至於三日兒便吐氣而寤狀如卧覺即便起坐須臾耆婆亦來兒歡喜出門迎頭面作禮長跪白言願爲耆婆作奴終身供養以報再活之恩耆婆曰我爲醫師周行治病病者之家爭爲我使何用奴爲我母養我勤苦我未有供養之恩報母卿若欲謝我恩者可與我五百兩金以報我母恩於是取金以上柰女還歸羅閱祇國耆婆活此兩人馳名天下莫不聞知又南方有大國去羅閱祇八千里萍沙及諸小國皆臣屬之其王疾病積年不瘥恒苦瞋恚睚眥殺人人舉目視之亦殺低頭不仰亦殺使人行遲亦殺疾走亦殺左右侍人不知當何措手足醫師合藥輒嫌有毒亦殺之前後所殺宮女傍臣及醫師之輩不可稱數病日增甚毒熱攻心煩滿短氣如火燒身聞有耆婆名即爲下書勑萍沙王徵召耆婆耆婆聞此王多殺醫師大以恐怖萍沙又憐其年小恐爲所殺適欲不遣畏見誅伐父子相守晝夜憂愁不知何計爾時萍沙王乃將耆婆俱往問佛佛告耆婆汝宿命時與我約誓俱當救護天下人病我治內病汝治外病今我得佛故如本願會生我前此王病篤遠來迎汝如何不往急往救護之好作方便令病必愈王不殺汝耆婆承佛威神往到王所診省脉理及以藥王照之見王五臟及百脉之中血氣擾擾悉是蛇蠆之毒周帀身體耆婆白王王病可治治之保愈然宜得入見於太后諮議合藥若不見太后藥終不成王聞此語不解其故意甚欲怒然患身病宿聞耆婆之名故遠迎之冀必有益且是小兒知無他奸忍而聽之即遣青衣黃門將入見太后耆婆白太后王病可治今當合藥宜密啓其方不得宣露宜願屏左右太后即遣青衣黃門去耆婆因問太后向省王病見王身中血氣悉是蛇蠆之毒似非人類王爲定是誰子太后以實語我我今能治若不語我我則不治病不得愈太后曰我昔曾於金柱殿中晝卧忽有物來壓我身上我時恍惚若夢若覺狀如魘夢遂與情通忽然而寤見有大蠆長三尺餘從我上去則覺有胎王實是此蠆子也我羞恥此未曾出口童子今乃覺之何若神妙若病可治願以王命委囑童子今者治之當用何藥耆婆曰唯有醍醐耳太后曰咄童子慎莫道此醍醐而王大惡聞醍醐之氣又惡聞醍醐之名前後坐口道醍醐而死者數百千人汝今道此必當殺汝以此飲王終不得下願更用他藥耆婆曰醍醐治毒毒病惡聞醍醐是也王病若微及是他毒爲有餘藥可以愈之蠆毒既重又已帀王身體自非醍醐終不能消今當煎

鍊化令成水無氣無味王意不覺自當飲之藥下必愈無可憂也便出見王曰向入見太后已啓藥方令當合之十五日當成令我有五願王若聽我病即可愈若不聽我病不得愈王問五願盡何等事耆婆曰一者願得王甲藏中新衣未歷軀者與我著之二者願令我得獨自出入宮門門無訶者三者願得日日獨入見太后及王皇后莫禁訶我四者願王飲藥當一時令盡莫得中息五者願得王八千里白象與我乘之王聞大怒曰鼠子何敢求是五願促具解之若不能解令打殺汝何故求我新衣爲欲殺我便著我衣詐作我身耶耆婆曰合藥宜當精潔齋戒而我來日經久衣服皆被塵垢固欲得王衣著之以合藥也意便解曰如此大佳汝何故復欲自出入宮門令無禁訶欲因此將兵來攻殺我耶耆婆曰王前後使諸醫師皆嫌疑之無所委信又誅殺之不服其藥羣臣大小皆言王當復殺我而王病已甚恐外人生心作亂若令我自出入不見禁訶外人大小皆知王信我必服我藥病必當愈則不敢生逆亂之心也王曰大佳汝何故欲日日獨入見我母及見我婦欲作婬亂耶耆婆曰王前後殺人甚多臣下大小各懷恐怖皆不願王之安隱無可信者令共合藥因我顧睨之間便投於毒藥我所不覺即非小事因思惟天下可信者恩情無二唯有母與婦固欲入見太后皇后與共合藥當煎十五日乃成固欲日日得入伺候火劑耳王曰大佳汝何故使我飲藥一時令盡不得中息爲欲內毒恐我覺耶耆婆曰藥有劑數氣味宜當相及若其中息則氣不相繼王曰大佳汝何故欲得我白象乘之此象是我國寶一日行八千里我所以威伏諸國正怙此象汝欲乘之爲欲盜以歸家與汝父攻我國耶耆婆曰乃南界山中有神妙藥草去此四千里王服藥宜當即得此草重復服之固欲乘此白象詣往採之朝去暮還令藥味相及也王意大解皆悉聽之於是耆婆煎鍊醍醐十五日成化如清水凡得五升便與太后皇后俱捧藥出白王可服願鞍白象預置殿前王即聽之王見藥但如清水初無氣味不知是醍醐又太后皇后身自臨合信其非毒便如本約一服而盡耆婆便乘象徑歸其本國適行三千里耆婆年小力勢尚微不堪疾迅頭眩疲極便止山間卧息到日過中王噫氣出聞醍醐臭便大怒曰小鼠子以醍醐中我我怪鼠子所以求我白象正欲以叛去耳王有勇士之臣名曰爲烏唯烏神足步行能及此象即呼烏曰汝急往逐取鼠來生將以還我自目前捶殺之汝性常不能廉貪於飲食故名爲烏此醫師輩多喜行毒若鼠爲汝設食慎莫食之烏受勑便行及之於山中烏曰汝何故以醍醐中王而言是藥王故令我追呼汝還汝急隨我還陳謝自首庶可望活汝若欲走令必殺汝終不得脫耆婆自念我雖作方便求此白象復不得脫令當復作方便何可隨去乃謂烏曰我朝來未食還必當死寧可假我須臾得於山間噉果飲水飽而就死乎烏見耆婆小兒畏死懼怖言辭辛苦矜而聽之曰促食當去不得久留

耆婆乃取一梨齧食其半以毒藥著爪甲中以分餘半便置於地又取一盃水先飲其半又行爪下毒於餘水中復置於地乃歎曰此水及梨皆是天藥既清香且美其飲食此者令人身安百病皆愈氣力兼倍恨其不在國都之下百姓當共得之而在深山之中人不知也便進入山索求他木果烏性既貪不能忍於飢渴又聞耆婆歎爲神藥亦見耆婆已飲食之謂必無毒便取餘梨噉盡飲餘水即便下痢痢如注水蹠地而卧起輒眩倒不能復動耆婆往語之曰王服我藥病必當愈然令藥力未行餘毒未盡我令往者必當殺我汝無所知起欲得我以解身負固使汝病病自無苦慎莫動搖三日當瘥若遂起逐我必死不疑便上象而去耆婆則過墟聚語伍長曰此是大國王使令忽得病汝等急往舁取歸家好養護之厚其牀席給與糜粥慎莫令死若令死者王滅汝國語畢便去遂歸本國伍長承勑迎取養護三日毒歇下絶烏便歸見王叩頭自陳曰我實愚癡違負王教信耆婆言飲食其餘果水爲毒所中下痢三日始令旦瘥自知當死比烏還三日之中王病已瘥王自追念悔遣烏行見烏來還且悲且喜曰賴卿不即將兒還當我恚時必當捶殺我得其恩命得生活而反殺之逆戾罪不細也即悔前後所枉殺者悉更厚葬復其家門賜與錢財思見耆婆欲報其恩即遣使者奉迎耆婆耆婆雖知王病已瘥猶懷餘怖不欲復往耆婆復詣佛所接足頂禮白佛言世尊彼土遣使來喚可往不佛告耆婆汝本宿命已有弘誓當成功德何得中止令應更往汝已治其外病我亦復當治其内病耆婆便隨使者去王見耆婆而大歡喜引與同坐把持其臂曰賴蒙仁者之恩令得更生當何以報當分國土以半相與宫内婇女庫藏寶物悉當分半幸願仁者受之耆婆曰我本爲太子雖是小國亦有人民珍寶具足不樂治國故求爲醫當行治病當用土地婇女寶物爲皆所不用王前聽我五願外病得愈若重復聽我一願内病可復除愈王曰唯聽仁教請復聞一願之事耆婆曰願王請佛從受明法便爲王説佛之功德巍巍特尊王聞大喜曰令欲遣烏臣白象迎佛可得致不耆婆曰不用白象也佛解一切遥知人心所念但宿齋戒清淨供具燒香遥請向佛作禮長跪白請佛必自來王如其言佛明日與千二百五十比丘俱來飲食已畢爲王説經王意開解便發無上正真道心舉國大小皆受五戒各各恭敬作禮而去又柰女生既奇異長又聰明從父學問博知經道星曆諸術殊勝於父加達聲樂音如梵天諸迦羅越及梵志家女合五百人皆往從學以爲大師柰女常從五百弟子講受經術或相與遊戲園池及作音樂國人不解其故便生謗議呼爲婬女五百弟子皆號婬黨又柰女生時國中復有須曼女及波曇女亦同時俱生須曼女者生於須曼華中國有迦羅越家常笮須曼以爲香膏笮膏右邊忽作瘤節大如彈丸日日長大至如手拳石便爆破見石節之中耿耿如螢火光射出墮地三日而生須曼又三日成華華舒中有

小女兒迦羅越取養之名曰須曼女長大姝好才明智慧亞次奈女時又有梵志家浴池中自然生青蓮華華特加大日日益長如五斗瓶華舒見中有女兒梵志取養之名曰波曇女長大又好才明智慧如須曼女諸國王聞此二女顏容絕世交來求娉之二女曰我生不由胞胎乃出草華之中是與凡人不同豈宜當隨世人乃復嫁耶聞奈女聰明世無與等又生與我同體皆辭父母往事奈女求作弟子明智博達皆勝五百人佛時遊維耶離國奈女便將弟子五百出城迎佛頭面作禮長跪白言願佛明日到我園中飯食佛默然受之奈女還歸供具佛進入城國王又出宮迎佛禮畢長跪請佛願佛明日到宮佛言奈女向已前請王後之矣王曰我爲國王至心請佛必望哀許奈女但是婬女日日將從五百婬弟子行作不軌佛何爲捨我而應其請佛言此女非婬其宿命有大功德已供養三億佛昔奈女又常與須曼波曇俱爲姊妹奈女最大須曼次之波曇最小生於大姓家財寶饒富姊妹相率共供養五百比丘尼日日施設飲食及作衣服隨所乏無皆悉供之盡其壽命三人常誓言願我後世逢佛得自然化生不由胞胎遠離垢穢今如本願生值我時又昔雖供養比丘尼然其豪富家兒言語憍逸時時或戲比丘尼曰諸道人於邑日久必當欲嫁也迫有我等供養撿押不得放恣情意耳故今者受此餘殃雖日讀經行道而虛被誹謗生此五百弟子時亦并力相助供養同心歡喜今故會此果復相隨耆婆時爲貧家作子見奈女供養意甚慕樂而無資財乃常爲比丘尼掃除潔淨已輒發念言令我能掃除天下人身病穢如是快耶奈女矜其貧窮又加勤力常呼爲子其比丘尼有疾病常使耆婆迎醫及合湯藥曰令汝後世與我共獲是福耆婆迎醫所治悉愈乃誓曰願我後世爲大醫王常治一切人身四大之病所向皆愈宿日因緣今故爲奈女作子皆如其本願王聞佛言乃長跪悔過却期後日佛明日便與諸比丘到奈女園具爲說本願功德三女聞經開解并五百弟子同時歡喜皆得阿羅漢道佛告阿難汝當受持爲四衆說莫令斷絕一切衆生慎身口意勿生憍慢放逸奈女往昔時調戲比丘尼故今被婬謗汝當修行身口意業恒發善願聞者隨喜信樂受持莫生誹謗墮於地獄餘報畜生經百千劫後報爲人貧窮下賤不聞正法邪見家生恒值惡王身不具足汝當修行受持讀誦盡未來際常使不絕

佛說奈女耆婆經

音釋

剡七賜切與剌同爆巴校切爆裂也

佛說柰女耆婆經

校勘記

一　底本，清藏本。此經資、磧、普、南、徑、清均錄，房山石經本、金藏本及麗藏本未錄。

一　六〇七頁上二行譯者，磧作「後漢三藏法師安世高譯」。

一　六〇七頁中一七行「未決」，磧作「未決」。

一　六〇七頁下一八行「徑入」，資作「往入」。

一　六〇八頁上一三行首字「豪」，資、磧、南作「号」。

一　六〇八頁下八行「共養」，資、磧、普、南、徑作「供養」。

一　六〇八頁下一一行「故來」，資、南作「固來」。

一　六〇八頁下一三行「便大」，資作「大便」。

一　六〇八頁下一四行「期言」，資、普、南作「斯言」。

一　六〇八頁下一六行「作禮」，資、普、徑作「禮足」。

一　六〇九頁上八行「向前」，南作「可前」。

一　六〇九頁上九行「攫持」，資、普、南作「護持」。

一　六〇九頁上一五行「何用」，資、磧、普作「當用」。

一　六〇九頁上一六行第一三字「母」，資、南無。

一　六〇九頁中一行「眶背」，資、普作「睨背」。

一　六〇九頁中六行「短氣」，資、普作「封氣」。

一　六一〇頁上一一行「打殺」，磧作「棒殺」。

一　六一〇頁上末行首字「令」，磧作「今」。

一　六一〇頁中九行第四字及一一行第四字「劑」，資、南作「齊」。

一　六一〇頁下七行「甯子所以」，資作「鼠所以」；磧作「鼠子以」。

一　六一〇頁下一四行第二字「故」，資、南作「固」。

一　六一〇頁下一六行「復不得脫」，資、南作「故復不脫」。

一　六一一頁上五行「兼倍」，磧作「兼陪」。

一　六一一頁上一五行「聚語」，資、南作「語聚」。

一　六一一頁中四行第八字「還」，資、磧作「悔還」。

一　六一一頁中五行第四字「命」，資、南作「今」。

一　六一一頁中六行「即悔」，磧作「即料」。

一　六一一頁中一一行「何得」，磧作「可得」。

一　六一一頁中一七行「故求」，資、普、南作「固求」。

一　六一一頁下一八行「瘤節」，資、普作「磟節」。

一　六一二頁上一行末字「姝」，資、磧、普作「殊」。

一　六一二頁中一一行「貧家」，磧作「家貧」。

一　六一二頁中一三行「病穢」，資作「病氣」。

一　六一二頁中一九行「却期」，資作「却具」。

一　六一二頁下二行第六字至九行末字「佛……絶」，資、磧、普無。

一　六一二頁下末行「佛說」，資、磧無。